

這一天，貝雷絲和艾黛爾賈特攜上禮物，再次拜訪隱居秘境的西提司和芙蓮。不打算打擾太久，卻因談起前陣子現身的初始者和白龍，不知不覺聊到了日落。兩人來不及在城門關閉前趕回去，決定在山道上過夜。

貝雷絲特意找了一個山洞紮營。

這是她傭兵時期養成的習慣，相較於露天場地，山洞可減少警戒方位，更易於防守。靠著石壁睡覺，也能藉由聲音傳遞的震動及早察覺異狀。

但必須準備防範火攻的魔道具，也要注意地盤穩不穩固，還得小心會掘土的魔獸……
「進出禁制。」

現在有了艾黛爾賈特的魔力障壁，感知範圍更廣，也不需隨時分神戒備。

不過，維持咒術需要消耗心力，貝雷絲希望一起分擔，學會了阿加爾塔文字，卻發現不是任何人都能使用咒術，她的魔力在阿加爾塔的結構式上無法順暢流動。

最近，貝雷絲想到自己的魔力可跟艾黛爾賈特融合，基於這個特性，找出了變通的方法。用過晚餐後，兩人嘗試了一下。

「好像……成功了？」

艾黛爾賈特仔細觀察眼前金光閃閃的魔力障壁。

這次「進出禁制」是由她發動咒術、生成核心後，貝雷絲注入魔力、構成障壁的。

「妳能控制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貝雷絲轉頭盯著魔力障壁，專心用意念控制。

艾黛爾賈特看著環繞四周的金光從外圍開始逐漸黯淡下來、沉澱為內斂的黑色。

不禁想起跟貝雷絲在皇城觀星台一起欣賞的暮景。

餘暉散去，夜幕降臨，貝雷絲默默陪伴在她身邊，沉靜優雅的側影看起來——

『艾爾，今晚還要飛行嗎？』

即使不刻意忽略她當時含笑的耳語，也是無比地聖潔美麗。

「嗯？」

艾黛爾賈特回過神，注意到金光退縮到最後一面牆，忽然靜止不動了。

貝雷絲走上前，伸手在牆上摸了摸，回頭叫喚：「艾爾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艾黛爾賈特連忙走近。

「妳看。」

貝雷絲移開腳步，展示出身後的景象——

牆面上，一朵金色康乃馨輕輕搖曳。

「是妳的花。」

貝雷絲摘下散發金光的魔力之花，微笑遞到她面前。

「送給妳。」

「……謝謝。」

艾黛爾賈特怔怔收下她臨時起意準備的小禮物，舒出一口氣，跟著笑了。

「妳真是的，我還以為出了問題呢。」

貝雷絲抹去最後的金光，回答：「沒有問題。」

「嗯。」

手上的花實在太漂亮了，明知魔力沒有氣味，艾黛爾賈特仍然低頭聞了聞。

隨後，她愉快地揚起頭，追問：「那麼，感知順利嗎？」

「每個角落都一清二楚。」

「那就好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回應到一半，突然低下頭，不解地看著手中的金色康乃馨。

貝雷絲製造的這朵魔力之花，好像跟她產生了微弱的魔力連結……

所以，她能控制貝雷絲的魔力？

為了驗證猜想，艾黛爾賈特直接動念改變魔力障壁的外觀。

結果，四周瞬間變成了一片粉紅色的花海。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環顧四周，瞠目結舌。

這表示，魔力障壁成形後，她仍保有控制權，可以隨時改變構造、介入貝雷絲的感知。

兩人洗漱完畢，準備就寢時，艾黛爾賈特思索了一會，向貝雷絲解釋狀況。

牆面上，粉紅花瓣持續飄落，貝雷絲坐在鋪地的軟毯上，從書裡抬頭，專心聽她說話。

「嗯。」

聽完說明，貝雷絲淡淡應了一聲。

她非常關心能不能減輕艾黛爾賈特的負擔，對其他事情倒是完全不在意。

也沒將魔力障壁恢復原狀，只調動光元素聚集到頭上、形成內嵌的「壁燈」充當照明。

「妳沒關係嗎？」

「沒關係。」

貝雷絲連壽命都跟艾黛爾賈特綁在一起，不覺得魔力受她控制有什麼問題。

艾黛爾賈特換好睡衣，坐到貝雷絲身邊，伸手拂去她手臂上的少量飛灰，這是貝雷絲剛才熄滅營火時沾上的。

數年前，黑鷲級長對於這種「過於親密的行為」還必須猶豫再三，躊躇到錯失機會、懊悔不已，而現在……

艾黛爾賈特擦擦手指，理所當然地枕到了貝雷絲肩上。

「妳睏了嗎？」

貝雷絲立刻放下書，伸手攬住她的腰，讓她躺到懷裡來。

「還不睏。」

艾黛爾賈特順勢用臉頰磨蹭她胸口，邊蹭邊笑了出來。

「在想什麼？」貝雷絲溫柔地撫摸她的頭髮。

「在想……妳身上的味道始終沒變，但每個階段，我聞起來的感覺都不一樣呢。」

「不一樣？」

「嗯，一開始是令人仰慕、不自覺想親近的味道，一年後成了……想念的味道。」

艾黛爾賈特輕輕帶過長達千日的掙扎與痛苦。

「妳回來後，變成說不清楚、糾結又上癮的味道。」

「嗯。」貝雷絲沉著地點了點頭：「很複雜。」

「對，我也覺得很複雜，但妳卻在點頭。」

艾黛爾賈特坐起身，雙手捧住她的臉。

「所以說，妳完全明白囉？」

「沒有，我正想問，為什麼會這麼複雜？」

貝雷絲任由她揉弄雙頰，露出無辜微笑。

「現在的味道呢？一樣讓妳糾結又上癮嗎？」

「不糾結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望著貝雷絲，緩緩湊近她面前。

「我還是很依賴妳，但這種依賴稱為『上癮』應該不對，因為妳可是我的伴侶……是我生命中，不可或缺的存在。」

兩人輕輕一吻，貝雷絲溫柔地凝視艾黛爾賈特，呼吸她甜蜜的氣息，胸口漸漸發熱。

「艾爾，妳聞起來倒是沒變。」

「……咦，妳怎麼知道沒變？」

艾黛爾賈特心滿意足之餘，不禁想戲弄她。

「莫非，貝雷絲老師，妳以前一直偷偷在聞我……聞妳的級長嗎？」

「對。」

貝雷絲迅速回了一聲，摟住她腰際，將臉貼到她胸前，不客氣地嗅聞起來。

「就像這樣，拚命聞個不停。」

「什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忘了她一旦不正經起來，可是連炎之女帝都要俯首稱臣。

「什麼『就像這樣』？妳以前可從來沒有——呀！」

胸前突來的濕熱刺激得艾黛爾賈特驚叫出聲，貝雷絲隔著衣服狠狠舔了她一口。

「貝雷絲!？」

「嗯？」貝雷絲疑惑抬頭。「不能舔嗎？」

「……可以是……」

貝雷絲點點頭，又用力舔了她好幾口，而後將被舔到雙頰泛紅的她壓倒在毯上。

「很晚了，我們睡覺吧？」

貝雷絲整個人覆身而上，用陰影籠罩住她，微微一笑。

「睡不了覺的『睡覺』，妳喜不喜歡？」

「……嗯。」

見艾黛爾賈特害羞點頭，貝雷絲的吻落到她耳旁。

「那麼，『我』呢？」

艾黛爾賈特知道，兩人都在度蜜月了，貝雷絲還問這種問題，不過是想聽她表白而已。

她沒轍地笑了笑，伸出雙臂擁抱貝雷絲，來回撫摸心愛之人的背脊。

「——我愛妳。」

她懷裡獨一無二的寶物，是世界中最溫柔的存在。